



文化批评

建造的城门是“宋制”的，衙门是“明制”的，民居又是“清制”的。

□ 黄 帅

近年来，为了发展旅游业，一些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城市，都在打造历史古镇。但是，有些古镇纯属仿古的现代城镇，不仅没能保留原来的历史文化风貌，也不具备现代的商业街区的市场吸引力，最后落了个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。

失败的仿古古镇，很容易让人“一眼假”。据媒体报道，有些古镇可谓“假山假树假风景”，却向游客收取动辄上百元的门票，甚至收了大门的门票之后，古镇里的一些游玩项目，还要另外收费。这样的古镇很难吸引游客，甚至有的古镇营收来源，主要靠附近的停车场，而不是门票。而一些来玩的游客，也很难从仿古古镇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，最多只是拍个照，“打个卡”，晒一晒朋友圈。显然，这类古镇在促进当地文旅事业上发挥不了多少作用，真正喜欢传统文化的游客，恐怕也不会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这上面。

打造古镇的文旅名片，必须依托传统的历史文化要素，要在保留古代精华的基础上，盘活资源，而不是为了仿古而建造古镇，更不能以开发旅游的名义破坏古代建筑。

从一些比较成功的改建案例中，我们能清晰看出古镇文旅之路的合理方向。比如，山西平遥古城，早在西周宣王时期就存在了，后来经过不断破坏和重修，到了明朝洪武年间，拥有了如今游客看到的大致样子。平遥古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镇之一，这固然是历史的幸运，但也与近几十年来的合理保护与开发有直接关系。

早在1998年，山西省就发布了《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》，大量城镇的明清建筑得以保存，后续新建的现代设施，也没有“覆盖”古代建筑。大量现代酒店都建在古城城墙之外，尽量保证古镇原汁原味的风貌，是平遥古城能够在国内古镇游中占据市场前列的关键所在。

不过，不是所有地方都像平遥那么幸运，一些城市的古镇早就被破坏殆尽了，只留下一些残存的房屋，甚至只存在于居民口耳相传的故事里。对此，人们并非不能重新建设古镇，而是要“修旧如旧”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严格按照相应的历史记载来修建，修缮和建造之后的样子，必须符合古镇对应的历史时代。有的古镇开发者非常浮躁，可谓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，建造的城门是“宋制”的，衙门是“明制”的，民居又是“清制”的，弄成了历史的“大杂烩”。这不仅会引来专家学者的批评，即便是不熟悉历史的游客，也很容易凭直觉感到审美上的冲突和混乱。这样的“古镇”既不是古代建筑，又不是合理的仿古建筑，只能算是“四不像”。

因此，“修旧如旧”是修缮、建造仿古古镇的基本原则，这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尊重，也是对游客的尊重，更是发展本地文旅事业的必要之举。要做到这点，首先就得在设计 and 建设中，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，而不是主政者从“面子工程”或短期内“引流”的角度去乱搞一通。其实，很多古镇的具体样子，在古籍文献和历史照片里都有，只要认真梳理相关材料，深入发掘历史资源，就不难拿出一个接近古镇原貌的方案。

再者，多参考一些比较成功的古镇修复和开发案例。全国各地的古镇很多，有不少小镇的旅游开发已经相当成熟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山西平遥古城，还有四川阆中古城，河南商丘古城，广东潮州古城，安徽的歙县古城等，它们在保护本地历史资源的同时，也打响了旅游名片，拉动了当地文旅经济的发展，可谓一举多得。

随着喜欢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国人越来越多，人们的古镇知识也愈加丰富，对古镇开发和建设的专业水准，自然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为了自身形象和满足游客需要，希望“一眼假”的仿古古镇能越来越少。

最近，蔡国庆还在读一本《墨色至美》，讲的是中国的书画之美。“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。”蔡国庆狡黠一笑，“偷偷告诉你，我写的。”

视觉中国供图

仿古古镇岂能“一眼假”

寄声音、集章、出联名款 邮局越“斜杠”年轻人越“上头”

他们愿意为喜欢的东西付出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希望通过邮政的活动将自己的热爱增添一份仪式感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记者 蒋肖斌

过去的邮局：寄信、寄包裹、汇款、订报纸、买邮票。

如今的邮局：跨越时空通信，在明信片上“寄声音”，集章盖戳、拍照打卡、推出联名款、跨界卖咖啡……

在位于北京烟袋斜街的大清邮政信柜，正在读高三的杨一帆给未来的自己写了一封信，收件地址是“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30号清华大学”，时间选在一年后寄出，“清华大学一直是我的目标，我希望一年后在那里收到自己写的信。”

信件不仅可以跨越时空，来北京旅游的元满在逛街时发现，中轴线主题文创店还可以“寄声音”。她在邮局的机器上上传了一张自己与好朋友的照片，很快便DIY出了一张专属明信片，扫描明信片上的二维码，录下自己想对朋友说的话，盖上戳，投进邮筒。

90后张雅琦每周都会带着她的集章本去扫街，主题邮局是她去得最多的地方，“因为那里总能盖到最具特色、最有创意的印章”。

邮局越“斜杠”，年轻人越“上头”。

在快节奏时代寄一封仪式感满满的有声信件

大清邮政信柜营业员陈文强介绍，“写给未来的信”是目前店里最火爆的服务项目，写上地址、收件人与具体收件时间，便可以等待信件寄出，与未来的自己“对话”。当然除了寄给自己，也可以寄给家人、朋友。

大学生于菜在安徽黄山黟县旅行时，也发现一家有着类似业务的西递邮局。她在邮局里将自己这趟旅程中的所见所想写成一封信寄出：“想象一下，在3年后的平常一天，我突然收到一封我可能都不记得



北京中轴线主题文创店内，家长与孩子正在盖章中轴线的十三处建筑印章。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/摄

的信，拆开信仿佛回到了3年前的旅行，多有趣呀！”

想象着不久之后，朋友会收到自己的“有声音明信片”，元满说：“我的好朋友独自在英国留学，很孤独，我想把我的声音邮寄过去陪着她。虽然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软件上聊天，但是我想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对她的思念，也是对我们友谊的重视。”

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胡梦普十分喜欢“邮寄声音”的概念，为此他与中国邮政杭州分公司合作开发“声音小邮局”。“我生长在‘从前车马慢’的年代，见证过那个时代信件传递的重量。如今，普通信件没有失去意义，邮政一直在与我们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，为传统的明信片、信件更新迭代，重新唤起用户对邮政、邮文化的兴趣，‘声音小邮局’便应运而生。”

不仅在邮局，“声音小邮局”被广泛应用到了多种场景中。近两年，“声音小邮局”与高校合作开展开学季活动，为学生增添更多开学仪式感。“对于刚离开家的大学生来说，在开学季定制一封明信片，录入自己的声音，亲手贴上邮票，盖上邮戳，投入邮筒，给家里报个平安，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传递不同的情感。”胡梦普说。

主题邮局让旅游变“旅邮”

张雅琦的父母都是邮局的工作人员，小时候她经常待在邮局里等爸妈下班，那时便很喜欢看邮局工作人员盖邮戳。长大后她也一直延续着这个爱好，周末常常跟朋友一起外出集章打卡。

她翻开集章本向记者介绍：“这已经是我用的第五个集章本了。这是我上周去中国工艺美术馆主题邮局盖的印章。那里的印章大多以藏品为原型，这是馆藏的四大镇馆之宝翡翠山子岳岳奇观、翡翠插屏四海腾欢、翡翠花薰含香聚瑞、翡翠花篮群芳艳胜……”

每次在不同的主题邮局打卡集章，张雅琦总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，分享印章。“听一起盖章的朋友说，年初新开的中轴线主题文创店，可以盖到中轴线13处建筑，我就趁着周末赶紧来啦！”

在中轴线主题文创店，在张雅琦旁边盖章的是一个小朋友，她的妈妈张静告诉记者，“了解北京中轴线”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趁着周末带孩子来中轴线主题文创店，发现这里有中轴线的印章和文创产品，孩子非常喜欢，一边盖章一边听店员介绍中轴线沿线建筑的历史与文化。



声音小邮局与高校合作开学季活动，一名同学正在制作专属有声明信片。受访者供图



大清邮政信柜店内，顾客正在柜台前准备向未来邮寄明信片。受访者供图

除了中轴线主题文创店，北京甚至全国各地的主题邮局都是张静带孩子经常去的打卡点。不仅是张静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变旅游为“旅邮”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邮局也在寻求转型。全国有四五万个邮政网点，这么多网点如何能够发挥自身优势，更好为用户服务？

北京邮政市场部副总经理张双新说：“北京共有700多个邮政网点，我们根据邮局的地理位置优势，将其中一批网点转型为主题邮局。保留基本的邮政服务功能，提供特色服务，吸引更多用户，特别是年轻的客群。”

张双新表示，如今北京的主题邮局已经形成一种“区域优势”，从前门新国潮主题邮局-国家博物馆主题邮局-故宫博物院主题邮局，可以串成一条旅游线路，“我们也在继续探索主题邮局与文旅结合的路径。”

游客走进主题邮局可以有哪些收获？中轴线主理人任小北告诉记者，最直观的就是能够买到主题邮局的特色文创产品或邮政产品。任小北说：“在我们店里，有关中轴线的文创产品是最有特色、最齐全的。”

其次，游客可以在主题邮局进行互动体验，集章盖戳、打卡拍照。很多主题邮局内部的设计布局都充满了巧思，比如新国潮主题邮局门口的复古邮车，中国工艺美术

人物

徐帆喜欢的家庭氛围是热热闹闹、激情澎湃的。她总结，这叫“爆炒式家庭”。“爆炒，不是吵架的炒，是热火朝天。家里永远跟麻辣似的，大家过着有滋有味的日子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徐帆演过很多次母亲。最近电视剧《烟火人家》的孟明玮，是她塑造的诸多母亲里，让观众看得最“生气”的一位。

“越看越想，越看越生气”“孟明玮这个角色看得太让人窒息了”……观众的追剧评论，勾勒出徐帆饰演的母亲轮廓。剧中，孟明玮对女儿李衣锦有着极高的期许和事无巨细的关注。敏感压抑的李衣锦无数次想要反叛，与母亲发生激烈冲突。

如此颇具争议的角色，演员徐帆却认为可遇不可求，直言“我喜欢她”。

“这些年看很多家庭剧，都觉得跟自己隔了一层纱，我特别希望把这层纱捅破，孟明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她让人感觉到真实，距离近到能触碰到皮肤。”徐帆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。

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《关于我妈的一

不看身份证的时候，我们就忘掉年龄，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、活出鲜活的岁月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对自己的人生状态，蔡国庆从来都是“不知足”的，这让他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。他最近出现在大众视野，是在综艺《这是我的岛》。南海的一个小岛上，阳光、海浪、沙滩，只是表象；60后的他带着一群00后年轻人，正在上演“荒岛求生”，“想方设法才能有饭吃、有地方住”。

从影响几代人的歌唱家，到热门综艺的嘉宾，蔡国庆甚至还在2023年得了一个微博的年度综艺大奖。要知道，他拿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，要“追溯”到1990年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蔡国庆依旧活跃。“很少有一个60后，还能跟00后的年轻人一起，上他们所擅长的综艺。这是我的幸运，也是对我一直有勇气突破的赞赏。”蔡国庆说，“从职业舞台歌手，到现在喊我‘综艺宝贝’‘宝藏男孩’，我觉得都不错。这让我的生命更加鲜活、更加生动。”

7岁登台唱歌，10岁出了人生的第一张唱片《周总理来到少年宫》，在蔡国庆小

徐帆：我希望把家庭剧的一层纱捅破

切》中，徐帆饰演的母亲李佩珍忍着病痛，在生命倒计时里仍旧操心一家人生活。叛逆北漂女儿从逃避母亲，到一点点重新理解与珍惜这位最亲近的人。

徐帆认为想着“温和”的妈妈，虽然有冲突和矛盾，两人最终达成了相互理解。但是她一直琢磨，自己的演员“人物表”里缺少的一种“妈妈”，她知道自己能演绎出“很好的妈妈”“令人感动的妈妈”，不过，生活中也存在“谁看了都不待见的特烦人的妈妈”，而这样的女性骨子里又很坚强。

“孟明玮”出现了。这一刻，徐帆心中一直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补上了。

家是软肋，也是铠甲。《烟火人家》以孟家三代人的相处、磨合和共同成长作为叙事基点，将目光对准不同的代际亲子沟通模式和典型的中式母女关系，呈现了异样的家庭样貌对个体的影响。

《烟火人家》热播后，不少人把孟明玮和《都挺好》中的“苏大强”作对比，认为他们都是控制欲极强的那一类父母，和子女相处的方式、态度都非常极端。

徐帆说：“苏大强这个角色太吸引我了，当时我脑子里就一直转悠一个问题，不能让我也演一次这样的人。我还挺幸运的，想着想着孟明玮就来了！”

刚看到《烟火人家》剧本的时候，徐帆被其“足够的创作空间”吸引。“演这么多年戏，也遇到过很多写得完美的剧本，但是我演着演着就演出了一些惰性。《烟火人家》让我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，总想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东西通通放进来。”

徐帆把所有经验和思考都放进这个角色里。“当演员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以后，孟明玮这个角色就饱满了一——可能就是因为她太饱满了，所以大家觉得很压抑。”观众需要很大耐心从头看到尾，因为“只看一半得出的结论和看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”。

“每个人都有苦衷，一开始孟明玮是烦人的，但之后你感受到她的压力和无奈。看到她愿意主动跟女儿改善关系，你又会很心疼。这样的妈妈，是电视剧里缺少的角色。”

李衣锦逐渐理解了母亲照顾全家人的不易，明白了母亲将所有心血投注在自己身上背后隐藏的深沉爱意，母女二人迎来了真正的和解与成长。

角色的内核不仅仅属于孟明玮一个人，也折射出生活中的徐帆，以及其他人的影子。徐帆尽量让自己既能主观沉浸在角色里，又能客观冷静分析角色的行为动机，作出相应的反应。

比如剧中孟明玮在跆拳道馆打李衣锦一

巴掌那场戏。“虽然我万般不愿意再拍第二遍，剧本里也没有写孟明玮要跳起来打李衣锦，但拍完第一遍我觉得孟明玮应该跳起来打——因为不跳起来不足以展现她的失望，她的性格导致了行为，这个是有设计过的。”

剧中，宋春丽饰演孟明玮的母亲，孟家大家长乔海云。孟明玮与母亲，与女儿之间，这两对母女关系相互交错、缠绕和映照。徐帆说，她和宋春丽、马思纯这两位演员之间有大量对手戏，有些戏按照剧本明明并不需要流泪，但演着演着，她们就会被彼此感染，“一瞬间就把心给扯动了”。

徐帆形容这种感觉很像打乒乓球，来回对打的一场场让她难忘。

有一场在医院里李衣锦和乔海云劝孟明玮离婚的戏，这其实是徐帆进剧组演的第一场戏。听完李衣锦说：“妈，你想离婚吗？”徐帆看着马思纯的眼睛，感到整个人要被吸进去一般，“那一瞬间我感受到演员之间相互吸引的力量”。

徐帆和剧中的孟明玮年龄相近，同为孩子的母亲。

“这部剧让我想到跟孩子相处的分寸。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慢慢把孩子培养成人的。我年轻时演戏总是沉浸式的，现在有了更多的经历和技术，再来创造孟明玮这个



《烟火人家》剧照。 剧方供图

人物，会赋予她更多的人格特性。”

徐帆透露，生活中她和女儿的相处方式有点像剧中孟孟青和陶陶娜。“我们像朋友一样相互提建议，相互惦记。我在演孟明玮的时候，一边演一边自己心里说着‘她怎么这么讨厌呢’，所以孟明玮的角色塑造是在我的批评声中完成的。”

徐帆感慨，其实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强大的。“你强大了，我弱一点没有关系，我愿意示弱，我愿意你强大。”

演过很多家庭题材影视剧，徐帆喜欢的家庭氛围是热热闹闹、激情澎湃的。她总结，这叫“爆炒式家庭”。“爆炒，不是吵架的炒，是热火朝天。家里永远跟麻辣似的，大家过着有滋有味的日子。”

忘掉年龄，活出鲜活的岁月

时候，唱歌会给孩子带来难以想象的荣誉感。但在他小时候，只有晚会没有综艺，对于自己在几十年后为什么能够如此“丝滑”地“跨界”，蔡国庆自我分析：“吃艺术这碗饭，人要是有一种不满足，不断去发掘自己的潜能。”

7年前带着儿子上一档亲子综艺，是蔡国庆第一次参加综艺。“那时候我总是问，什么时候开始录啊，因为我觉得‘开始录’，才有表演状态。结果人家说，蔡老师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，我们是24小时不断地录。我当时都傻了，哦，原来综艺是这么一个东西——不需要你表演，没有好坏之分，是一种轻松的、真诚的、个性的展现。”

“现在的综艺让我有更多面的展示，而不是上台唱歌、唱完鞠躬，就走了。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一种社会的进步，一个好的综艺，实际上映照的是当下真实生活。”蔡国庆说。

等明白了什么是综艺，蔡国庆就“收不住”了。在《这是我的岛》中，他带着时代少年团等固定嘉宾在内的10个少年，组团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岛，面对陌生的环境与贫乏的物资，通过生存、学习、冒险等一系列挑战，让“闯关精神”有了新的表达。

有人觉得，综艺就是玩玩乐乐。但在蔡国庆看来，更“高级”的综艺，要真、要善、要温暖，“《这是我的岛》不仅是海岛风光，在年轻人疯闹的过程中，观众看到的还有人心”。

蔡国庆说：“这一代年轻人让我刮目相看。他们生在最好的年代，不缺物质条件。本来以为他们干不了脏活累活，没想到个个能吃苦。这一代年轻人是生活高手。节目中有选‘岛主’的环节，到后来我心甘情愿地说，我退居二线，这个岛是你们的。”

年少成名、至今活跃，但蔡国庆也遭遇过“至暗时刻”。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是“顶流”，连着5年央视春晚独唱，也是在那时，他遇到了舆论对自己演唱风格的攻击。家人会把蔡国庆的演出录像带录下来，每当迷茫的时候，蔡国庆就在深夜一遍遍翻看录像。

“我在对比，我的演唱到底有没有问题，在反复审视后，我坚信，没有。谁说男歌手一定要深沉，不能‘眉飞色舞’地、快乐地唱歌呢？”蔡国庆说，“我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年轻人，人要有反省的能力，遇到非议，首先要好好地审视自己；而当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，就要坚持。”

老话说，什么年龄做什么事，蔡国庆并不否认这一点，“人生有时候有自己的秩序”，但他也认为，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，很多“老话”已经不那么适用了。

“年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。和00后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少年。不看身份证的时候，我们就忘掉年龄，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，活出鲜活的岁月。人生终究有一天是要回头的，那时候如果能说，‘哇哦！我过去的日子好精彩’，那这辈子就没白活。”蔡国庆说。他这么想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在《这是我的岛》中，蔡国庆尝试了很多新鲜事：自己搭帐篷、野外生活、造船出海……他还筹划着未来去挑战高空跳伞。

60后那代人，小时候并没有接触太多“课外书”的机会，蔡国庆很庆幸自己13岁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少年班，到了学校图书馆，他发现，“那可比新华书店的书多多了”。他读了《格林童话》《格列佛游记》……满足了少年的幻想，也感受到了人间的善恶美丑。

读童话书，他又开始读名人传记，甘地、林肯、肯尼迪……都是从书上“认识”的。“我特别喜欢圣雄甘地，从小我就相信



蔡国庆 受访者供图

内心的力量胜过肌肉的力量。当然也可能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，毕竟那时候我也不强壮，但确实，人生需要找到一种信念，要给自己力量。”

最近，蔡国庆还在读一本《墨色至美》，讲的是中国的书画之美。“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。”蔡国庆狡黠一笑，“偷偷告诉你，我写的。”



视觉中国供图